

第一回 梅花樓酒錢贈俠客

詞曰：

韶光遲速，休名利關心。塵途碌碌，門外鶯啼，正值春江拖綠。襟懷瀟灑須祛俗，締心交，芝蘭同馥。草堂清晝，彈琴話古，諷梅哦竹。憑世上雨雲翻覆，惟男兒倜儻，別開眉目。莫笑寒酸，自有文章盈腹。翠幃遙想人如玉，待他年貯金屋。晝哦窗下，賡詩花底，風流方足。

右調《疏簾淡月》

又詩曰：

才子自應迷美媛，不須仙洞覓胡麻。
請君試看明珠報，莫謂今無古押衙。

話說人生七尺軀，雖不可兒女情長、英雄志短，然晉人有云：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」故才子必須佳人為匹。假使有了雕龍繡虎之纜，乃琴瑟乖和，不能覓一如花似玉、知音詠絮之婦，則才子之情不見，而才子之名亦虛。是以相如三弄求凰之曲，元稹待月西廂之下。千古以來，但聞其風流蘊藉，嘖嘖人口，未嘗以其情深兒女，置而不談。予今不及遠捨異聞，姑以耳目所及，演述成編，以為風月場中談資一助。這段佳話在明朝天啟中，有一錢生者，諱蘭，字九畹，排行十一，原籍金陵人氏，其父中丞公，歷宦浙西。因見姑蘇風物清妍，山水秀麗，遂買宅於胥門內大街。蘭生五歲，中丞公即已棄世。其母魏夫人，有治家材，且嚴於規訓。蘭亦天性穎敏，至十歲便能屬文，通《離騷》，兼秦漢諸史。及年十七，即以案首入伴。雖先達名流，見其詩文，莫不嘖嘖贊賞，翕然推伏。蘭亦自負，謂一第易於指掌。其居金陵祖宅，諱叫一鶴者，蘭之嫡堂叔也，以恩蔭，現任山東郡守。

蘭門第既高，又聲名藉甚，況生得眉秀神清，皎如玉樹。雖衛玠、潘安無以逾也。因此英郡縉紳巨族，咸欲得蘭為婿。央媒議姻的，門無虛日。魏夫人因以年齒漸長，擇其門楣相對者，將欲許光。蘭以功名未就，力為阻止。嘗讀《嬌紅傳》，廢卷而嘆道：「不遇佳人，何名才子？我若不得一個敏慧閨秀。纔色雙全的，誓願終身不娶！」家有數婢，曰紅葉，曰秋煙，曰桂子，曰繡琴，皆十六七歲的佳麗人也。然蘭無一當意者。群婢中，惟秋煙尤覺艷麗，狡慧機警，能猜人意中事，蘭稍注念，往往因事雜人稠，亦未及向海棠枝上試腥紅。所與交游，皆當世名流韻士。其同窗社友，最為相知莫逆，惟有崔子文、李若虛兩個。每日會文，功課之暇，必與二人尋芳拾草，以飲酒賦詩為樂。

一日，值二月中旬，蘇人游虎丘者，擊榼攜壺，紛紛接踵。又聞梅花樓酒肆甚佳，錢生游興勃然，遂致柬邀訂崔、李。至期，二子以事阻不果。錢生悵然道：「俗哉二君，何乃此塵務相絆，誤我游興。」有一書僮，喚做紫蕭，在旁相勸道：「既崔、李二相公有事不來，趁此風月清美，相公何不自去隨喜？這叫做『乘興而往，興盡則返』，何必見戴？」錢生點頭微笑道：「不意汝亦能解說佳話。」遂攜枕頭錢，令紫蕭隨往。

到了虎丘，果見畫船鱗次，羅綺如雲。乃覓幽勝之處，徘徊片晌，始詣梅花樓，沽酒獨酌。只是樓中飲侶滿座，皆酒後喧語，俗氣逼人。錢生不勝厭悶，持杯而起，倚窗遙望，見淡煙芳草之中，乃真娘墓也。因朗吟白香山之詩云：

真娘墓，虎丘道。不識真娘鏡中面，惟見真娘墓頭草。霜摧桃李風折蓮，真娘死時猶少年。脂膚美手不牢固，世間尤物難留連。難留連，易銷歇。塞北花，江南雲。

吟詠至再，興猶未已，乃問店家索取筆硯，向那粉壁之上，題著七言古體一篇。

詩曰：

春風處處黃鳥啼，桃花李花爭芳菲。
花蔭笑語人不見，花外香塵暗拂衣。
虎丘山寺鐘聲曉，虎丘山路生芳草。
香車寶馬往來多，水色山光領略少。
我來邀勝破春愁，拂衣獨酌梅花樓。
樓中寂寞添幽緒，遙見真娘墓邊樹。
翠細羅衫化作塵，墓門留待詩人句。
鏡裏嬌容想昔時，只今煙嫋綠楊枝。
可憐不是巫山雨，惱亂襄王起艷思。

錢生題訖，自吟自笑，連飲數杯。俄而日已亭午，遂與紫蕭下樓。只見店主面紅耳漲，扯住了一個穿白的人，正在那裏喧沸。在旁觀看的，紛紛說道：「這也特殺奇哉，真正是個無賴棍徒，白撞酒食。」或笑或罵，或欲揮拳相向，或勸店家剝取衣服。觀那穿白的人，卻又面不改容，昂昂自若。錢生不解其故，向前詰問。店主道：「這人素昧平生，日昨忽到小店沽飲，算銀三錢，毫厘不還。說道：『寓在專諸巷內，待至明日來飲，一並還清。老拙萬分不肯，見他又不像個哄騙之徒，只得破格應允。到了今早，果然又來。老拙道他是個信實君子，仍與酒饌，大飲大嚼，誰料身邊原無半文。念小店貸本營生，哪有酒肉與人白吃之理。不由老漢不怒從心起，為此與他廝鬧。』」錢生笑道：「事亦甚小，我看此友不是尋常之輩，所欠若干，少頃與我酒錢一齊等還，不消發話。」店主慌忙致謝道：「既承相公應認，老拙再有何言？」錢生一手攜了那人，重上樓來，施禮坐定，從容問道：「老丈眉宇軒軒，決非塵埃中人物，何故欠少酒債，致受小人之侮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不纔遨遊湖海，聞說蘇杭乃是天下名郡，故不遠而來。卻因盤桓日久，資斧空乏。近有故人，訂在虎丘相晤，故每日到此，無聊之際，沽飲三杯。叵耐店主不能識人，輒爾囑囑。」又問其居址姓名，那人道：「我浪跡萍蹤，何有定處？雖複姓申屠，其實並無名號，江湖上相知者，但呼為申屠丈耳。」錢生見其談吐如流，肅然起敬道：「適間獨飲，殊覺意致索寞，不意邂逅間，忽逢老丈，使人佳興倍添。」於是呼酒對酌。申屠丈仰首一看，忽見壁上題詩，墨跡初乾，擊節嘆賞道：「此必郎君佳作，藻思綺句，不減庾鮑。」錢生含笑不言。已而夕陽在山，紫蕭促歸。申屠丈則城內延真，排一竹筒，

生牽袂懇留，必欲再飲。申屠丈道：「與君萍水相逢，謬承雅愛。但僕高陽酒徒也，一吸五斗。如尊駕必欲入城，即此告辭。倘有僧舍可以借榻，願卜其夜。」錢生大笑道：「老丈妙人也，方恨相見恨晚，即十卅飲，尚可淹留，何況一夕乎？」申屠丈亦掀髯大笑道：「君雖書生，絕無一些酸腐氣，異日青雲事業，未可量也。」錢生便令紫蕭算還酒錢，並買佳饌數味，美酒一樽，借一幽雅禪房，剪燈細酌。申屠丈高談闊論，娓娓不倦，直至二更，方纔就寢。

次日早起，住持長老知是錢公子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整治晨餐。二人梳洗方畢，對坐閑話。見一小沙彌走進，口中連說「怪事！怪事！」錢生呼問其故，沙彌道：「適纔打從梅花樓經過，聞說店主有銀二十餘兩，臨臥時放在枕頭底下，今早起來，分毫不見。只有老夫婦在房，又門戶不開，竟不知從何處去了，驚得店主目定口呆，沒做理會處，豈不是件怪事！」申屠丈見說，掩口而笑，錢生怪而問之。申屠丈道：「吾惡此老索酒錢甚急，聊戲之耳。」便向沙彌道：「汝去對那店主說，不須煩惱，銀子只在床側，右首小皮箱內。」錢生亦未相信，只見小沙彌去不多時，即便回來說：「銀子果在皮箱裏面，那店老又驚又喜，還說要來謝罪。」錢生與住持始信是實，暗暗驚異。須臾飯畢，謝過眾僧，便與申屠丈作別回家，申屠丈亦不致謝，但云：「敝寓在專諸巷，左首第三宅內，明日午，望君獨枉玉踐，再獲一談。」錢生惟惟而別。及抵家，值崔子文亦至。即告以游虎丘得遇申屠丈，及店家失銀一事。子文道：「此乃方士弄術耳，何足為異？」錢生不以為然。次日，如期過訪，申屠丈早已倚門相候，延入客座，但聞異香芬郁，沁入襟懷，其羅列器玩，無不珍奇。初不似客游窘乏者，未幾進茶，其茶葉碧綠細嫩，香若蘭花。敘話多時，復邀入內室。只見陳設饒飲，皆是珍美味。青衣以琥珀杯斟酒，酒色殷紅，與杯相映。錢生雖是宦家，其筵席之盛，亦不能及此。酒過數巡，申屠丈道：「賓主對酌，無以為歡，幸有女樂，令歌以侑酒。」言未畢，只見屏後輕移蓮步，走出兩個美人來，俱年十七八歲，一衣紅綃，一衣紫綃，雲鬢翠蛾，輕盈窈窕，真國色也。紅綃妓以金蓮杯斟酒，奉與錢生，揚袂而歌曰：

春風繞象床，春心滿洞房，憑誰寄語薄情郎。花既謝兮春晝長，早歸來兮勿徜徉。

紅綃妓歌竟，紫綃妓以碧玉卮斟酒相勸。手按象板，低低歌道：

懶換春衫畫掩扉，看花幾度淚沾衣。

別時羅帕空留篋，史看雕梁雙燕飛。

歌畢，申屠丈道：「音雖下裏，不及陽阿薤露之曲，然郎君工於染翰，愧無珠玉，以寵斯技。」錢生不能推卻，乃口占一絕云：

仙洞雙妹雲剪衣，能歌玉樹使人迷。

嬌音若在花邊落，應遣流鶯不敢啼。

申屠丈連聲贊賞道：「佳作！佳作！所愧二女子，歌匪金縷，有辱郎君，口吐夜珠。」乃令二妓復以巨觥送酒。錢生以妓女立近身邊，羞澀不能即飲，紅綃妓乃高捧金卮，向著錢生嘴脣一灌而盡。申屠丈亦搏髀高歌曰：

朝出去兮訪丹丘，暮歸來兮月滿樓。

煙波浩浩兮山萬里，家四海兮任遨遊。

申屠丈歌畢，又問錢生道：「清歌寂寥，不足以為娛，和作舞劍之戲，郎君願觀之乎？」錢生道：「願乞一觀。」只見申屠丈取出寶劍一口，擲在空中，其劍自能回旋飛舞。倏又化作二劍，一舞於左，一舞於右，舞不多時，二劍又相湊而舞，作鬥格之勢。須臾又變作六七劍，劍劍自舞。而有時往來間雜，無限錯綜轉折之妙，但覺寒光閃閃，悲悲淒淒。既而舞畢，仍是一劍在空。紫綃妓徐徐以手接之。於時，日轉西軒，暮霞零亂，錢生以不勝杯酌，堅欲告辭。申屠丈道：「歸路甚遠，亦不敢強留。只是區區天下有心人，他日郎君或有緩急，不妨謀諸我。」錢生道：「仰辱厚誼，敢不服膺。只是老丈留在敝郡，可以不時奉候，萬一行旌別指，則山川間之，何以圖晤？」申屠丈道：「我明日便一帆遙指武陵，將渡錢塘，或走山陰、會稽，或探龍湫雁蕩，果是行蹤未定。但郎君懷一欲見之意，自有會期。」錢生遂即起身謝別。申屠丈送至中庭，復問道：「郎君年將弱冠，未審雀屏曾中否？」錢生搖首道：「尚未受室。」申屠丈道：「以子纔貌雙全，簪纓華裔，豈患天佳配哉？然而姻緣前數，只在赤繩一係。吾聞玄妙觀新來一梅山老人，能以神相知人過去未來之事，吾子何不竭誠投謁，以卜前程。則姻事功名，一言可以了了。」錢生連聲應諾，直至門首，各道珍重而別。抵胥門已昏暮矣。

錢生少處書幃，未嘗親近美色，那一日，一見歌妓，不覺神魂飄蕩，幾不自持。明日會著崔子文、李若虛，告以所見，遂偕往訪之，則已門房扃鎖。詢於鄰居，皆云彼原僦居一月，今早已遷移他去矣。三子遂悵然而返。

逾數日，生復邀崔、李同往玄妙觀，謁見梅山老人，那老人蒼姿白髮，骨格清奇，儼然四皓之侶。錢生備陳求相之意，老人即便先看崔、李，口中嘖嘖道：「二足下神清相旺，甲科無疑。但目下文戰未利，一交眼運，必然高捷。」以後相到錢生，老人吃驚道：「這位錢兄，自然也是甲科了，只是目下就有一場災險，老夫意欲直陳，未知可否？」錢生道：「君子問災不問福，但請老丈直言，切勿隱諱。」那老人不慌不忙說出幾句話來，管教：

未來休咎姻緣事，只在神奇一相中。

畢竟老人說出什麼話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